

青鸾
爱小说



玉清秋 著

倾城囧妃

QINGCHENG
JIONGFEI

一赌倾情，再赌倾城，三赌倾天下

贩卖高跟、笑傲赌场、丑不惧贫不慌，“疯”为她生存王道；
假冒王妃、胡搅蛮缠、骂不走打不跑，“赖”是她爱情宣言。

树下原创文学大赛青春言情区第一名作品爆笑来袭
全天下最有权力的四个男人，用倾城倾国的代价，展开一场只为她的倾世赌局。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倾城囍妃

QINGCHENG
JIONGFEI

玉清秋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 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城囍妃 / 玉清秋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93-1560-4

I. ①倾… II. ①玉…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4559 号

倾城囍妃

玉清秋 著

责任编辑	邱建国 陈启辉
美术编辑	杨 青
排版制作	邓娟娟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编辑部电话	(0791)88595397
发行部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3-1560-4
定 价	24.8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2-104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hapter 01 偶要发财 001

宝银脑子灵光一闪，坏坏一笑，又瞟了眼那招牌，想：自封虎门，吞钱是吧？看姑奶奶我怎么虎口拔牙，嘿。

Chapter 02 假冒王妃 023

宝银挣扎开玄月，趑趄一步上前，指住霍靖的脸，抖了几下，喃喃道：“虎门赌场，一吻定情，将军真的忘了么？”

Chapter 03 刺客来袭 047

那人听得晕头转向，但隐约额头上还是冒出汗来，忽然叹道：“你以为我想死么，只是大……”

Chapter 04 逃亡宁国 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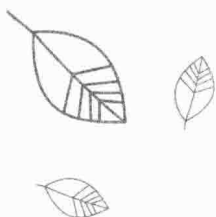
翼国太弱，制不住偶们，所以也不会在翼国。只有在一个地方，对于将军来说，是最难混滴，那就是宁国。所以，我们此刻，一定在宁国！”

Chapter 05 赠送玉镯 081

待定睛看去，盘内摆放着一只碧绿的翡翠玉镯，通体晶亮，如水般清澈。烛光下，夺人心魄的绿色如梦如幻，让人浮想联翩。

Chapter 06 休闲中心 103

人的精神就像一根弦，若一天到晚绷紧着，总有一天会断滴。有时紧，有时松，这才能长久。



Chapter 07 被赶出府 123

她一共六次跳入水里,要游回锦绣城。她知道,她真的走了,他会难过,她不能让他难过,所以,她一定要厚着脸皮回去。

Chapter 08 天降神女 143

但见清泉似镜,一位佳人依水而立,玉葱般晶莹剔透的手指,轻轻滑过如丝般长发。侧面看去,只见似天鹅线条优美的颈项,隐约泛着珠玉光华。

Chapter 09 楚宋大战 155

“切断他的粮道,只围不打。”宁云龙说着,停了下,眼中浮起戾气,“我,叫他不打自败,活活饿死在这深山老林中!”

Chapter 10 翼国皇子 175

我霍靖真是瞎了眼了,十几年来,竟与翼国皇子称兄道弟。我父王也瞎了眼了,竟将翼国王子当作亲人扶植。

Chapter 11 重逢时刻 195

宝银抽泣着,断断续续道:“霍靖,你走吧。我苏宝银与你再无瓜葛,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视线里,明白么?”

Chapter 12 倾城赌局 211

他知道,这场赌局,虽有四人参与,但,真正在赌的,只有两个人!就是——他,和他!



倾城 HONGFEI 囡妃 目录





娘的，姑奶奶我有手有脚，还有个宇宙聪明无敌的现代穿越脑袋，偶就不信在这古代，自己还混不出个人模狗样来。

“爹，你好好养身子，宝银养活您，宝银一定让您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人走霉运，喝凉水都塞牙。苏宝银想着，两眼发木。

自小被扔进孤儿院，逃出来拼尽全力学习赌术，成了一名职业老千。终在最后一局大赢了五百万，却不料陷入追杀，被逼坠入万丈悬崖。千钧一发之际，自己居然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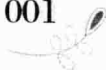
好，穿吧，这一世活得窝囊，下一世总风光了吧。

睁眼一瞧，偶滴神啊！举目望去，七尺茅屋，两口破缸，一头老驴，还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古代老爹微眯着因严重缺少矿物质而混沌的眼睛，可怜巴巴地说着：“闺女，你终于醒啦！昨几个你掉进水里，爹以为你真回不来啦，还好隔壁的王木头熟悉水性，救了你……”

靠！这年头，姐姐妹妹都搞穿越，为啥别人家都穿到皇宫大院，为啥别人就是年轻貌美的千金小姐、倾城倾国的大丫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全是有钱有势的优良品种、绝世容貌的皇子王爷啊……

自己咋就这么惨，穿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整一个贫下中农。王木头？晕，听这名字，就知道他德性，那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啊，一笑满口黄牙的那种。悲催，偶不要王木头，偶要王爷，偶要帅锅！

淡定，要淡定。客观条件虽然差，但自身若是个大美女，还是有希望滴。她忽地起身，冲到水缸边，仔仔细细地照了下自己的脸。晕，整一个未成年少女，还是个浓眉大眼的假小子。偶不要，偶不要。老天爷，你要赖，偶要回去，偶要退货！





苦脸爹以为她着了魔，从身后一把抱住她的身子，凄声惨叫：“银银，你咋了？你不要吓爹，爹就你一个女儿。你才十四哪，爹要是没了你，爹也不活了……”

“救命啦！大叔你性骚扰啊，快放手。”宝银连声说着，一脚踹开他。他身体本就瘦弱，“咕噜”一下滚到了一边，许久才传来一声闷哼。宝银感觉愧疚，连忙扶起他道：“大叔，偶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偶不是你女儿，偶现在要穿越回去。偶很忙，偶要先走了。”说着，急急地向门外走去，没走几步，停下脚步回头问：“对了，忘了问大叔，偶在哪儿落水的？”

苦脸爹一拍大腿，忽地就大哭起来：“完了，我闺女疯了……我对不起你那死去的娘啊……”

闹腾了三天，宝银终于死了心。这三天，她前后五次跳入水中，每次都是眼睛鼻子耳朵进水直至呛晕之后，就被那王木头从水里救起。王木头果然满口黄牙，还义无反顾地对她实施了人工呼吸。

郁闷！古代异世界居然有人懂得人工呼吸？可怜自己十四岁的初吻，就这么给了满口黄牙……

王木头探出脑袋，憨笑：“银银，你什么时候嫁给俺？”

“呸，偶嫁猪也不嫁你！”

王木头恍然大悟似的龇牙：“那成，我家就有头猪。你嫁它也一样，还是得进我家。”

她朝他白白眼，双手支着腮帮子，鼓成了一个面团，欲哭无泪。一个苦脸爹，一个木头哥，一副未发育的身板，一张假小子脸，我宝银的命怎的这么苦？

罢了，罢了，看来老天爷是货银两讫，概不退货。既来之，则安之。研究一下这个异世界，看看自己还有出路不？

爹说，这片大陆有四个国家。以方位所分，为东楚国、西宁国、南宋国和北翼国。自己落进的这个国家，正是北翼国，是四国中，最穷最偏最腐败的王国，土地贫瘠，君臣昏庸，民不聊生。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更是北翼国的二线城镇，名叫“丰城”，人口极少，老百姓靠养蓄为生，勉强糊口。虽是这样，这里却是翼国的战略要地，处于翼国和楚国的交界处。

原来自己在这世界中，也叫苏宝银，上世就是不满意自己姓了个“苏（输）”，所以自取了个“苏宝银（输保赢）”，输了也保赢，加上又是宝贝又是金银，她就是不相信自己发不了财。

“大叔，这附近谁最有钱？”

“闺女，这方圆几百里的狗都知道，慕容家有钱有势，雄霸一方。”

宝银咕哝：“这苦脸爹果然没什么文化，哪有将自己闺女和狗比的？”不过那最后一句“有钱有势，雄霸一方”说得她两眼冒光。欧耶，那穿越小说里的帅锅不都出现在这些地方么？她便急急追问道：“慕容家可有未婚男子？”



“有啊，慕容家三公子相貌堂堂，熟读诗书，至今未娶。”

宝银口水直流，果然还有优良品种等着自己。虽然不算绝色，打扮一下还是有前途的嘛。就这么决定了，偶要在古代和慕容公子，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

想完，她一跃而起，在屋内到处搜刮。

苍天，这家里咋这么穷，莫说是化妆品，连面铜镜都找不到。宝银一脸沮丧，转头看着目瞪口呆的苦脸爹，道：“大叔，有木有那种金银首饰或月光宝盒什么的？拿出来，拿出来！”

苦脸爹倒退了两步，看模样似是又要哭，想了想又忍住，颤颤巍巍翻了几层箱底，捞出件全新衣裙，再有几包脂粉，道：“这是老爹为你出嫁时准备的，爹就这点值钱物了……”

“大叔，化妆品放那么久要过期的好不？”宝银哭笑不得，又爽快地扬了下脑袋，自言自语道，“OK，有总比没有好。”说着，一把抢过，旋风一般冲进了内屋。

打扮，打扮，再打扮。

目标——慕容家！

丰城比想象的要大一些，慕容家很好找，偌大一个城，就他家金碧辉煌，闪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宝银喜滋滋地冲到那两扇红漆大门前，只见“咣”地一下两把明晃晃的大刀一架，接着迎上两对恶狠狠的目光：“站住，不准进去。”

宝银脚步一收，“嘿嘿”一笑：“大哥，小女子是来慕容府讨个差事做做的。”

家丁眼一眯，冷冷道：“排队去。”

虾米，还排队？她眼一转，这才发现府边一条小路上，齐刷刷地排着一大撮人，清一色全是女人。淡妆浓抹，环肥燕瘦，歪瓜裂枣，搔首弄姿，一应俱全。

“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还未等宝银反应过来，那身后的红漆大门忽地就开了，一个翩翩身影出现在门口。宝银正愣着，还未看清他长相，那远处的队伍中不知谁喊了句：“三公子出门啦！”

只见眼前黑云滚滚，那群女人们发疯似的朝门口涌来，宝银躲闪不及，被撞得一个趔趄倒地，正想挣扎着起来，却不知又被谁踩到一侧脸颊上，痛得她“哇哇”直叫，来不及揉一下，连忙蓬头垢面地从人群中边挤边爬，总算是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

娘的！不是说古代女人都是小家碧玉大家闺秀么，那一言一行都是极矜持滴。这一见，靠，全是属虎的么？力气那么大，见到帅哥都跟拼命似的，看来古代女人和现代差不多，都做着嫁入豪门的梦。

好好，淡定，要淡定。先瞟上眼帅哥再说。随着人潮的流动，宝银拼命地踮起脚尖，举头张望，却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后脑勺。那传说中的三公子似乎愈来愈





远,连个鬼影都没看到。

惨,自己这古代的身体咋那么矮?她沮丧地一屁股坐到地上,脑子飞快地转动:这古代不比现代好混,竞争贼激烈,借着入府做丫鬟之际趁机掳获三公子的心,原来大家早想到了。自己要想在这大军中脱颖而出,不来点阴招还真不成。

天还未亮,宝银便在慕容府门口排了个头位,又得意地看着自己的脚。

昨晚一夜未睡,折腾了满屋子的木屑,她终于切割出一双酒杯高跟,又想尽办法将它缝到了布鞋上,活脱脱就是双阿玛尼秋季新款。娘的,十公分,老娘“嗖”一下就蹿到了一米六八。看你们这群死三八,怎么挤我!

慕容公子,你就等着落入我宝银的五指山吧,哈哈哈哈哈!

那红漆大门终于开了,这回宝银有了经验,还未等身后那群女人反应过来,第一个蹿到了大门前,饿狼扑食般朝前扑去。

眼见就要扑上那身体,却不料边上不知谁飞来一脚,正中她的肚子,瞬间,她的身体在空中华丽地画出了一道抛物线。几秒后,“嘣”一声重重地落到了地上,那浑身的骨头如散架了般七零八落地掉了一地,许久回过神来,才痛得眼泪直流,不住呻吟。女人们哪会理她,只如潮水般涌向三公子,一边挤一边喊:“三公子,三公子……”

宝银疼得天旋地转之后,终于回过神来,揉着屁股“刷”地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这一站,借着高跟鞋的高度,果然比别人高上半个头,她正想开口大骂,却不经意对上了三公子的脸。她一怔,那句话竟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了。

这,这就是传说中的三……三公子?那个所有丰城女人追捧的极品公子?玉树临风?英俊帅气?

眼前这个男人,脸圆圆,肚肥肥,除了眼睛大了点,根本和帅哥无关嘛。

靠,早知道是这副德性,自己才不来凑这热闹呢。她失望地长吐了一口气,一颗心落到了谷底,怔了半晌,才垂头丧气地转过身。这慕容在小说里,那都是绝世风华的极品公子啊。这家伙,分明就是个暴发户加农民企业家。要脸不?长这样,还敢叫慕容?叫慕丝蛋糕还差不多。得,自己白忙活一场。

人走霉运,喝凉水都塞牙,脑子里忽地又飞起了这句。

穿越中的极品帅哥都上哪儿了,哪儿了?宝银一边走,一边越发生气,干脆脱下高跟鞋,飞一样朝家的方向奔去。

当下,没法子了,只有再跳一次水,没准这回能穿回去。

跑到离家不远的池塘边,卷起袖子,捞起裤管,深吸了口气,她正想朝着水面蒙头跳进,却不料身后响起一句焦急的喊声:“银银,你爹饿晕了!”

她一怔,转身看到“满口黄牙”急匆匆地跑到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补充了句:“银银,快回去,你爹饿晕了。”

宝银终于吱了声,随口说了句:“那去挂点滴啊。”王木头一愣,真的当了回木



头,半晌没吱声。宝银尴尬撇了下嘴,哼了句:“他是纸做的么,居然能饿晕?”

王木头严肃起来:“银银,你可知自从你落水之后,你爹已经几天未进粒米了,说是省下来给你补补身子。银银,你忘记了?你爹身子本来就弱,拖着病体,辛辛苦苦将你拉扯大,吃了不知多少苦。那日你落水晕倒,他哭得不知多惨……”

宝银一颗心都提到喉咙口了,脸也红到了脖子根。完了,自己来这古代,一不小心就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典型了。虽然家境贫穷,但也不是大叔的错,他对自己一片亲情,自己却三番五次地泼他冷水。

宝银,你成“坏银”了。想到这儿,宝银一甩头,撒腿便往家里跑。

进了屋,那苦脸爹却已醒了,耷拉着张脸,五官几乎挂到地上。一见宝银,他精神略好了些,但还未开口,那眼泪就哗哗直流:“银银,爹没用,爹养活不了你。”

他才五十多,乍一看,七十都爬得上。唉,惨哪,底层人士的生活的确不好过。宝银也禁不住眼眶一红,一个冲动上前握住那双如枯树的手,脱口而出:“爹!”

苦脸爹精光一闪,险些就从床上滚了下来:“闺女,你终于醒啦……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宝银眼眶发热,心想自小在孤儿院受尽凌辱,长大后漂泊大城市,从未有过亲人关心自己。这苦脸爹虽穷,但打心里关心爱护自己,倒是没半分假。想着,眼泪一抹,动情地扑入他怀中,又撒娇似的拖长声音吐出句:“爹,女儿不孝。”

“没事,没事。”苦脸爹憨笑着,眼泪鼻涕却是满面。

娘的,姑奶奶我有手有脚,还有个宇宙聪明无敌的现代穿越脑袋,偶就不信在这古代,自己还混不出个人模狗样来。

“爹,你好好养身子,宝银养活您,宝银一定让您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宝银愈说愈有信心,脸也冒出红光来。

又捣腾了一晚,天一大亮,宝银拖着个麻袋到了慕容府附近,找了块空地,一屁股坐下,将麻袋一倒。一块牌子赫然醒目——“阿玛尼秋季新款高跟鞋”。

她深吸口气,故意转向人群高声喊道:“来来来,走一走,瞧一瞧,试一试,阿玛尼秋季新款高跟鞋全新上市,独家专利,限量销售。穿上它,让你风姿卓越,身材修长,鹤立鸡群,绝世无双,正是迷惑帅哥钓上金龟嫁入豪门的必备良品……”

她还未说完,那一群女人已经将她的小摊围得水泄不通。一时间,你一言我一语,像一群麻雀般吵个不停,却又无人上前一试。

宝银见一矮小妇人,啧啧叹道:“天哪,这位美女唇红齿白,肤色如雪,明眸带水,真是天生之尤物、少男之杀手,连我这个女人看了都被迷晕。”

那妇人一听,连声点头,娇笑满面。

“只是,美中不足,姑娘太过娇小玲珑,这一不小心就淹没在人群中,可惜了这绝世容颜。”宝银接着说道。





女人脸色一变，似是被她说中了心事，急急问道：“穿上你这鞋真能成？”

宝银连忙拨浪鼓似的点着头，道：“美女可以试下，免费。”

话音刚落，那妇人赶紧把鞋一脱，“嗖嗖”套上了高跟鞋。这一站，果然不得了，生生比边上的人高了一个头。众人齐刷刷的一个仰视，口中不约而同一声：“哇！”

妇人腰板一挺，脸露自信之色。宝银一见，趁热打铁道：“各位请看，穿上这阿玛尼秋季新款高跟鞋之后，更显得这位美女下肢修长，那杨柳细腰盈盈不堪一握，这才是真正标准的绝色美人哪！”

大家齐声应着，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有几个人已经忍不住了，高声叫道：“给我试试，给我试试。这鞋多少钱？”

宝银定下神，“刷”地伸出五个手指，朝众人扬了扬，大家齐呼：“五文？”

“不对，五十文！”她喊道。

摇着头、叹着气，众人一哄而散。

“那五文也成？”见状宝银连忙改口，却不料众人并未停下脚步，反而散得更快了。

“喂，你们别走啊。”宝银急了，死拉硬拽地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正是那名矮小妇人。

“美女，五文一双，一折，你要么？”

那妇人叹道：“小姑娘，这丰城普通百姓一年收入才五十文。不瞒你说，我现在身无分文，恐怕买不了你的鞋了。”

靠，身无分文还来，简直浪费姑奶奶的感情嘛。宝银不屑又懊恼，正想打发她走，转念问道：“那你身上有啥值钱的东西没？拿来换也成。”

“家里有。”

“好，拿来便是。”

那妇人一喜，一溜烟地没了踪影，才过半刻，又急匆匆赶来，手中提着一只“咯咯”乱叫的老母鸡，气喘吁吁跑到宝银面前，“嗖”地一下递到她面前：“给。”

一滴冷汗，宝银怔了半天，心想，老母鸡也成，总比没进账好。于是，坚定地点了下头，将鞋一递，成交。

半天下来，宝银的鞋卖得差不多了，眼前却成了杂货铺。有老母鸡一只、鸡蛋四个、两块肉、三斤大米，还有一面小铜镜、两把梳子……

好吧，无论如何，这生意也不吃亏，算是个大丰收，正想收拾东西上路，由远及近，一阵喧哗。宝银还未回神，却见一帮身着官府手持利刃的人赫然出现。带头的那个睁着双铜铃眼，大叫道：“大胆刁民，竟敢在此违律设摊，抓起来！”

妈呀，这古代的城管也这么凶，一来就要抓人哪。只见那几名大汉向她扑来，宝银来不及多想，随手将眼前的货物一包，连跌带爬地转身向后逃去。

“别跑！追！”官兵的声音似远似近地跟在后面，宝银撒腿拼了命地跑。做职



业老千有一项必备技能,那就是——跑,跑得快。赢了钱也要跑,输了钱也要跑,不跑就没命了。不久宝银就将那群官兵远远地抛在后面,见一幽深小巷,她赶紧一闪,躲了进去,这才彻底安全下来。

她呼出一口大气,失魂落魄地顺着墙滑到了地上。低头一看,惨,那一包货物,连丢带摔,掉得差不多了,只留下那只老母鸡,它瞪着一双惊恐的斗鸡眼,直勾勾地望住她,半晌才呛出几声“咯咯咯”。

她“刷”地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便往回走。晃到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耳边却传来熟悉的骰子声,职业的敏感让她停下脚步。她眼一眯,瞥见一侧的招牌上赫然几个大字:虎门赌场。

宝银脑子灵光一闪,坏坏一笑,又瞟了眼那招牌,想:自封虎门,吞钱是吧?看姑奶奶我怎么虎口拔牙,嘿。

赌场内人山人海,个个脸红脖赤,宝银心想:无论在哪个朝代,赌永远都有市场和人气。她环视一圈场内,见有三个台面,均是以骰子大小押宝的规则,心中暗笑:骰子?入门级么,看老娘怎么发挥。宝银便找准人最多的那张台子,死活挤到了最里面,见那赌场的伙计摇着骰盅吼道:“来来来,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周围一圈家伙已经纷纷将银两扔进了赌池,宝银却不急,定下神仔细听着摇动骰子的声音,那清脆的声响乍一听是差不多,但骰子每一面的数字不同,所以重量也是不同,撞击盅面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区别,顶级的老手是听得出来的。

伙计终于落定了骰盅,那骰子随即也“咕噜咕噜”滚了几圈以后,安定下来。宝银微微一笑,将手中的老母鸡朝那“大”的区域一扔,高叫道:“押大!”

众人一怔,那只老母鸡也似是吓傻了,竟是愣在那儿半天没声响。不知谁轻笑了声,顿时人群像炸开了锅。那伙计也回过神来,厌恶地皱眉道:“去去去,哪来的小丫头?这里赌钱,不赌鸡!”

宝银却冷静一笑,对周围一圈人抱拳问道:“敢问各位大哥,这鸡能值多少钱?”“五文!”一边一个好事的扔出一句。宝银睨了他一眼,“嗖”地一下将母鸡递到他面前,道:“这位大哥,小女子用这鸡换你一文,可成交?”

那人一听,喜上眉头,这母鸡若是拿市场上卖,最少也能卖个四五文,她只换一文,这生意合算。他一拍大腿:“成交!”

母鸡换成了一文铜钱,“咕噜咕噜”滚到了“大”字上面,停了下来。宝银嘴角一弯,淡然道了句:“开吧!”

骰盅一开,果然是“大”。众人一阵叫好,宝银的一文成了两文。几圈下来,一文钱翻着倍上去,很快成了几十文……一锭银子……两锭银子……

这神话般的场面,引得众赌徒也连连跟风,宝银押大,大家也跟着押大;宝银押小,大家也跟着押小。场内叫好声连连,气氛达到了高潮,而赌场的伙计却已是脸色惨白,双腿发软,再这么下去,赌场离倒闭不远了。赌场的老板也听到风声,



急急赶来，一把推开那伙计，高嚷一句：“滚开，我来摇！”

宝银一看，手中的银两已丰，心想这老千界最忌讳的就是釜底抽薪，逼人绝路。她将银两一包，塞入怀中，道：“我不玩了！”

“切！”众人发出一声失望的叹息。那老板却急了，高声叫道：“不许走！”

宝银心中一凛，想：“这古代也要赖啊！”还未多想，提脚便准备开溜。却不料眼前忽地多了两把明晃晃的大刀，架在她脖子上。她心一提，只好停下脚步，干笑着转过身，迎上老板恶狠狠的眼睛，道：“老板，你不会是想赖账吧！”

“我不赖账，就是请姑娘再玩一局。”老板目光森严。

“不玩了不玩了，偶还要赶飞机，偶很忙，偶先走了。”宝银“嘿嘿”笑着，摇着手，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转了身。

“姑娘，何必急着走，老板这番盛情推辞不得啊。”一个磁性却略带玩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宝银一怔，转过身，迎上了一对闪闪发亮的眸子。她整个人都僵了，嘴张得老大，半天没合上。

眼若繁星，鼻挺如峰，薄而性感的嘴唇，身材修长健硕，一件普通的青色长袍穿在他身上，比巴黎时装周的男模还有范！靠，长成这样，忒人神共愤了吧。

宝银反应不过来，僵硬着身体，木木走上前，直接伸了手摸了上去，一会捏捏他的脸，一会儿拍拍他的胸肌。苍天，这俊脸，这肌肉，是真的么？

霍靖见眼前的女子挤眉弄眼一脸哈喇子的模样，心下疑惑更切。身为楚国的将领，此次隐姓埋名乔装打扮进入翼国的丰城，是因为得到消息：宁国最大的细作组织——“清宁会”已经在丰城布线，为宁国攻打翼国铺路。宁国是楚国的宿敌，若宁国夺了丰城，将直接威胁到楚国的边境安全。“清宁会”的对外身份，是以赌博为业。这女人方才的行为，极为可疑。霍靖回过神来，轻轻拍开她那只“色狼手”，嘴角斜斜道：“在下许文强，见过姑娘。”

虾米？许文强？宝银怔了半晌，干干地吐了句：“许文强，不是在上海滩么？”

霍靖终于忍不住了，长长吐了口气。这女人是傻子，还是伪装得太深？他清了清嗓子，将脸直接探到宝银的鼻子前，一字一句道：“姑娘，在下姓许名文强！”

宝银回过神来，一拍脑袋，心中暗叫：差点忘记自己在古代了。眼前这小子长得人模狗样，花见花开，叫许文强够格。

等等，女主第一眼遇到的帅哥，肯定就是男一号啦。嗯，男一号由于太过优质，一般都需要乔装一下，然后才会偷偷爱上女主。苍天哪，你终于开眼了。她流着口水，色迷迷地迎上霍靖的眼睛，嘿嘿一笑，道：“偶知道，哥哥隐瞒身份，定有难言之隐是吧。没事，小女子理解哥哥滴心情，哥哥放心大胆地来追偶吧，偶不会拒绝你滴。”

边上围观的人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不知谁吐了句：“你花痴啊？”





霍靖心中一凛。那一句“隐瞒身份”让他更觉这女子不是普通人，竟看出自己的身份。他干咳道：“姑娘误会了，许某只是想和姑娘赌上一局。”

赌？明白，一赌定情！导演，你的情节很有创意么。OK，奉陪！只是，许文强，别输光了银两再输入哩，本姑娘绝对不会手软的，嘿嘿。想着，她脸上更是贼笑连连，不怀好意地打量了下眼前的“许文强”，轻吐了句：“好，怎么赌？”

霍靖掀袍坐下，潇洒地朝宝银一笑道：“就赌大小。”

“成！”宝银也学他样，一屁股坐到了板凳上，还有失形象地“哗”一下搁起了一条腿，身体一斜，对着拿着骰盅的老板喝了句：“老板，开始。”

那老板怔了半晌，回过神来，一眯眼，顺手拿起骰盅，开始摇起来。那三粒骰子随着老板的手势，如碎玉般打滚，声音时急时缓，时重时轻，所有的人都屏息凝听，场内竟静得出奇。终于，声音一停，骰盅落地，只听到零碎几声撞击声后，没了一点声响。

宝银听得真切，心中已了然，抬头瞟了眼霍靖，道：“公子，你先押如何？”

霍靖却只淡笑着，漆黑的眸子中闪过一丝狡黠，道：“不急，姑娘先押。”

一边的老板急了，道：“喂，你们还押不押？”

霍靖一笑，道：“姑娘，你押大，我便押小；你押小，我便押大；你押多少，我便跟着押多少。”

靠，小看人是不，娘的，老虎不发威，你当偶是病猫？宝银冷哼笑，道：“我押一千两，你有什么？”

霍靖却从怀中取出一叠纸，“啪”地一下放在桌上，轻瞟一眼她，道：“这里是五千两纹银，姑娘还放心否？”

宝银两眼都放光了，五千两。她咽了口口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备，零零角角加起来，也不过五十几两。那一句“一千两”，只是诓诓他而已。不过，凭自己的能力，用这五十两，赢他的五千两绰绰有余。她暗暗窃喜，将手中的银两朝“大”的区域一推，道：“姑娘不为难你，先押个五十两试试。我押大。”

霍靖一笑，道：“好，在下就押小。”说完，从怀中取出几锭银子，扔到了“小”的区域中。

靠，这么自信？他不知道本小姐早已听出骰盅里的数字是6、3、4，分明就是一个“大”。帅哥是太有钱了，还是真想追本小姐？宝银心中窃喜，朝着老板正想嚷出“快开……”两个字，话到嘴边忽地停了。

因为，她突然听到了骰盅里有一记轻微的声音。待到听明白，一头冷汗。老天爷，没听错的话，那一个“6”不知怎么的，忽地滚了下，来了个底朝天，变作了“1”。

娘的，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内功，这家伙用内功隔空调拨了骰子？完了，这回遇到高手了。宝银心一沉，手中全是汗。五十两是自己全部的老本，如果就这么输给他了，自己岂不是前功尽弃？不行，绝不能输！





宝银脑子急转，忽然重重地拍了下桌子，高喊道：“今天天气这么好，如果大家一起去郊游，是不是很开心啊？”

众人一阵木讷，片刻之后，反应过来，吼道：“你有病哪，快点开，别浪费我们时间。”

霍靖却听得真切，心中暗惊，他明显感觉到方才此女一击桌子，震动之后，那骰子又重新回到了“6”。这女子，果然是老手。他面无表情，只是暗自运功，将那“6”又重新翻了过来……

宝银听到了他的动静，心中又急了起来，“哗”一下站了起来，又重重拍了下桌子，那“1”又变回了“6”，嘴中直嚷：“这位公子，你也一起去郊游如何？”

霍靖咧嘴一笑，道：“好啊！”一运功，那骰子又回到“1”。

宝银急了，又狠狠拍了下桌子……

这一来一去，那桌子都快被拍出个大洞来。看着老板眼睛赤红，宝银知若再这样下去，钱输了是小事，小命恐怕不保了。她急了，身体一跃，直直朝霍靖扑了过去。

那霍靖武功极高，但却根本没料到这女人居然会朝自己扑过来，一时脑海一片空白，躲闪不及，竟被她扑倒在地，死死压在身下，半天没回过一口气来。

宝银这才发现自己的嘴堵上了他的，四片嘴唇相对，就这么吻上了！周围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傻了。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人看到过这样色急如焚的女子。一时，场内竟无人反应，气氛又静又尴尬。

宝银脸变得通红，却还是第一个反应过来，对着老板大叫道：“开，开，开！老板快开！”那老板嘴半天合不上，但手却还是僵僵地将骰盅打了开来，果然是“大”。

耶！宝银从霍靖身上一跃而起，扬臂欢呼起来：“我赢了，我赢了！”她一边叫一边捞过桌上所有的银两，利索地用布一包，朝仍旧怔怔发呆的众人一个鞠躬，又朝地上呆若木鸡的霍靖抛了个媚眼，轻笑一句：“许公子，拜拜。对了，偶住北郊苏家村，你有空约我哪！”

说着，她往门外冲去，又忽地想起了什么，冲到先前那个买鸡的男人面前，“嗖”地一下扔给他一锭银子，又从他怀里抢回了那只老母鸡，朝他做了个鬼脸，两腿一拔，消失在了门口……

直过了半晌，霍靖才回过神来，从地上缓缓起身，心下暗叹：只为了五十两，值得这么拼命么？苏家村。这是个陷阱么？

他正忖着，身后走来二人，其中一人轻声在他耳边道：“霍将军，接下来怎么办？”

霍靖思索半晌，轻声道：“先回营，大事要紧。”

楚国，锦绣城。

夜色凝重，连绵不绝的火把，照得灰色城墙如白昼般清晰。



行至一府门前，马声即止。霍靖从马上一跃而下，头也不回地向府内走去。府内早有一侍从等候在一边，一见他进府，连忙一路小跑跟上他的脚步，喘着气连声道：“小王爷，左将军已在大堂等您了……”

他话未说完，那霍靖忽地收起脚步，在他脑袋上狠狠给了一拳，道：“五常，你忘了，本将军说过，莫唤我小王爷，叫我‘将军’。”

五常摸了摸脑瓜子，吐了下舌头，道：“小的忘了，小的叫惯了，一时改不过口。”

“呆头鹅！”霍靖皱起眉头，责怪中却也带着一丝怜爱。这五常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虽是主仆的关系，却情同兄弟。为了保护他，自己迟迟未让他随兵打仗。身为楚国的四皇子，被皇帝封了个楚南王，成为楚国的右将军，与左将军秦轩逸统领二十万西南军，共同驻守在这楚国的边境战略要城——锦绣城。秦领陆军十万，霍靖领水军十万。旁人都说他坐拥兵权，直指王位，但他心中早已厌倦这无底洞般的宫斗，只想简简单单在这里，做个保家卫国的军人，所以，他下令以后只准唤他“霍将军”，不能再唤“小王爷”。

五常傻笑道：“将军责怪得是，将军英明神武，百战百胜，五常真是糊涂了！”

霍靖瞪了他一眼，冷哼了声“少拍马屁”，不再理他，径直向屋内走去。行至中堂，烛火通明下，一修长挺拔的年轻男子背手而立，听到声音，缓缓转过身来，一对如鹰般锐利的冷眸对上了霍靖的双眼，意味深长地一颌首道：“你回来了？”

霍靖掀袍在一侧椅上坐下，拎起一盅茶，“咕噜”一口喝个精光，长长地吐了口气，响亮地咳了声：“嗯，回来了！”

“可有情况？”

“确实发现了众多细作。看来，宁国不久会有行动。”

秦轩逸星目一闪，淡淡道：“你如何看此事？”

霍靖眯眼，手指不由自主地摸上了挺直的鼻子，想了半会，道：“丰城守军不过五万，要攻城如探囊取物。宁国出击，恐不出三日便可拿下丰城。”

“嗯。”

“但，宁国边境离丰城有一百多里，而离我锦绣城却只有五十里，他们舍近求远，不攻锦绣城却攻丰城。楚强翼弱，若宁翼开战，我楚国必会出兵相救；若宁楚开战，翼国却是无能为力。前一招得罪俩，后一招只得罪一个，孰轻孰重，宁国会不知道么？”霍靖一口气说完，忽然停了，星目一眯，嘴角泛起冷笑，“丰城弱，弱得不寻常，而宁军久久不攻城，却也似耐心过了头。小弟只怕他们目标不在丰城。”

秦轩逸眸光一闪，道：“那你觉得是哪里？”

霍靖弯了下嘴角，睨了眼秦轩逸，道：“大哥，你就这样，话说半句，每次都让小弟接……”说到这儿，他一扬眉，干脆双手叉腰，故意呛道，“小弟不说了。”

秦轩逸轻笑，道：“不说，那就回去睡觉。”

霍靖“刷”一下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嚷着：“罢了，小弟回去沐浴，将不干净的

